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蘇子瞻
知不足齋
藏

上海涵芬樓借吳興
張氏南海潘氏藏宋
刊本景印原書版匡
高營造尺六寸寬營
造尺四寸一分

御製文集序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立天下之大節
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臨大節而
不可奪君子人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直
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養存之於身謂之氣見
之於事謂之節節也氣也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
剛而無餒故能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不然則雕
蟲篆刻童子之事耳烏足與論一代之文章哉故贈
太師謚文忠蘇軾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

出其右負其豪氣志在行其所學放浪嶺海文不少
衰力幹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川風
雲草木華實千彙萬狀可喜可愕有感於中一寓之
於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渾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
朕萬幾餘暇細繹詩書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
舍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亶亶忘倦常寘左右以爲
矜式信可謂一代文章之宗也歟乃作贊曰

維古文章

言必已出

綴詞緝句

文之蠱賊

手抉雲漢

斡造化機

氣高天下

乃克爲之

倚嗟若人

冠冕百代

忠言讜論

不顧身害

凜凜大節

見於立朝

放浪嶺海

侶於漁樵

歲晚歸來

其文益偉

波瀾老成

無所附麗

昭晰無疑

優游有餘

跨唐越漢

自我師模

賈馬豪奇

韓柳雅健

前哲典刑

未足多羨

敬想高風

恨不同時

掩卷三歎

播以聲詩

乾道九年閏正月望

選德殿書賜蘇嶠

蘇文忠公贈太師制

勅朕承絕學於百聖之後探微言於六籍之中將
興起於斯文爰緬懷於故老雖儀刑之莫覲尚簡
策之可求揭爲儒者之宗用錫帝師之寵故禮部
尚書端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謚文忠蘇軾養
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博觀載籍之傳幾海
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知言自
况於孟軻論事肯卑於陸贄方嘉祐全盛嘗膺特

起之招至熙寧紛更廼陳長治之策歎異人之間
出驚讒口之中傷放浪嶺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
今而若幹造化不可奪者堯然之節莫之致者自
然之名經綸不究於生前議論常公於身後人傳
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朕三復遺編久欽高躅
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子之道闇而彰是
以論世讜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聞風惟而英爽
之靈服我袞衣之命可特贈太師餘如故

東坡先生言行

公名軾字子瞻一字和仲老泉仲子也生仁宗景祐三年中嘉祐二年進士第再中制策優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召試直史館丁父憂服除判官告院攝開封府推官熙寧中通判杭州知密徐湖三州言者論其詩文語涉謗訕遂赴詔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移汝州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為禮部郎中起居舍人元祐二年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讀出知杭州六年召為翰林承旨出守潁州復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尋遷禮部兼端明

殿翰林侍讀一學士出知定州紹聖元年以本官知
英州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又貶瓊州別駕
昌化軍安置徙廉州再徙永州用 徽宗登極赦復
官監成都府玉局觀建中靖國元年秋七月卒於常
州年六十六明年後六月癸酉葬於汝州郟城縣初
謫黃州時築室于東坡之下自號東坡居士靖康中
復故官 高宗建炎初贈資政殿學士

至尊壽皇聖帝乾道六年謚曰文忠從眉州守何者
仲之請也未幾

御製文集序贊特贈太師

經進東坡文集事畧目錄

迪功郎新紹興府嵯縣主簿臣郎

韓

上進

○第一卷

賦

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灑澗堆賦

屈原廟賦

昆陽城賦

後杞菊賦

服胡麻賦

○第二卷

賦

秋陽賦

黠鼠賦

洞庭春色賦

中山松醪賦

天慶觀乳泉賦

菜羹賦

濁醪有妙理賦

○第三卷

南省講三傳十事

左傳三事

公羊三事

穀梁四事

○第四卷

進論

中庸論三

大臣論上下

○第五卷

進論

秦皇論

漢高論

魏武論

伊尹論

周公論

○第六卷

進論

管仲論

孫武論上下

子思論

孟子論

○第七卷

進論

樂毅論

荀卿論

韓非論

留侯論

賈誼論

○第八卷

進論

晁錯論

霍光論

揚雄論

諸葛亮論

韓愈論

○第九卷

論

儒者可與守成

物不可以苟合

刑賞忠厚之至

重巽以申命

孔子從先進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

○第十卷

程試論

王者不治夷狄

禮義信足以成德

劉愷丁鴻孰賢
既醉備五福

禮以養人爲本
形勢不如德

○第十一卷

論

續楚語論

續朋黨論

正統論三

思治論

○第十二卷

論

武王論

平王論

隱公論上下

宋襄論

○第十三卷

論

士燮論

孔子論

管仲論

范蠡論

子胥論

○第十四卷

論

六國論

始皇論三

商鞅論

范增論

○第十五卷

進策

策總叙

策畧五

○第十六卷

進策別十七篇

策別叙例

課百官別六篇

○第十七卷

進策別

安萬民別六篇

○第十八卷

進策別

厚貨財別二篇

訓軍旅別三篇

○第十九卷

進策斷

策斷三

○第二十卷

策

御試制科策一道

○第二十一卷

策

擬進士廷試策進表

廷試策問

擬進士廷試策

○第二十二卷

策問

關中戰守古今不同與用民兵儲粟馬之術
勤而或治或亂斷而或興或衰信而或安或
危

隋文帝戶口之繁倉廩府庫之盛

師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勵精

兩漢之政治

冗官之弊水旱之災河決之患

漢文帝之行事有可疑者三

宰相不當以選舉爲嫌

省冗官裁奉給

漢唐宗室之盛與本朝教養選舉之法

○第二十三卷

策問

漢之變故有六

職官令錄郡守而用棄材

漢唐不變秦隋之法近世乃欲以新易舊

廟欲有主祭欲有尸

孔子贊易有申爻辭而無損益者

賞功罰罪之疑

王弼引論語解易其說當否

諸子更相譏議

人與法並用

○第二十四卷

萬言書

上 神宗

○第二十五卷

表

密州謝表

徐州謝表

徐州謝獎諭表

徐州賀河平表

湖州謝表

黃州謝表

謝失察表

謝量移汝州表

乞常州居住表

到常州謝表二

登州謝表二

登州謝宣詔表

謝中書舍人表二

謝翰林學士表二

謝宣詔入院表

謝賜衣帶馬表二

謝除侍讀表二

賀明堂赦表

○第二十六卷

表

謝賜御書詩表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二

謝賜衣帶馬表四

杭州謝表二

謝放罪表二

穎州謝表二

楊州謝表二

定州謝表

英州謝表

惠州謝表

昌化軍謝表

量移廉州謝表

量移永州謝表

提舉玉局謝表

○第二十七卷

啓

謝制科啓

賀揚龍圖啓

賀吳副樞啓

荅許狀元啓

謝館職啓

賀韓丞相啓

荅曾學士啓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密州謝執政啓

荅楊屯田啓

謝監司薦舉啓

徐州謝兩府啓

賀呂副樞啓

賀趙大資致仕啓

荅陳齋郎啓

賀文大尉啓

登州謝兩府啓

謝中書舍人啓

謝翰林學士啓

○第二十八卷

啓

荅試館職人啓

荅李宝文啓

荅王大僕啓

荅彭舍人啓

謝賈朝奉啓

賀范端明啓

荅范端明啓

杭州謝執政啓

荅杭州交代啓

荅莫提刑啓

賀林待制啓

謝起居舍人啓

賀曾舍人啓

回喬舍人啓

賀孫樞密啓

謝惠生日詩啓

求婚啓二

○第二十九卷

奏議

議學校貢舉狀

諫買浙燈狀

再論時政書

○第三十卷

奏議

集官詳議親祠北郊詔

上圓丘合祭六議

請詰難圓丘六議

○第三十一卷

奏議

議富弼配享狀

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

乞加張方平恩禮狀

辨試館職劄子二首

乞錄用鄭俠王旂狀

○第三十二卷

奏議

論擒獲鬼章稱賀大速劄子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因擒鬼章論西羗夏人事宜劄子

賀曾舍人啓

回喬舍人啓

賀孫樞密啓

謝惠生日詩啓

求婚啓二

○第二十九卷

奏議

議學校貢舉狀

諫買浙燈狀

再論時政書

○第三十卷

奏議

集官詳議親祠北郊詔

上圓丘合祭六議

請詰難圓丘六議

○第三十一卷

奏議

議富弼配享狀

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

乞加張方平恩禮狀

辨試館職劄子二首

乞錄用鄭俠王旂狀

○第三十二卷

奏議

論擒獲鬼章稱賀大速劄子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大雪論差役不便劄子

轉對條上三事狀

○第三十三卷

奏議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徐州上 皇帝書 乞罷登萊榷鹽狀

論給田募役狀

○第三十四卷

奏議

乞開西湖狀

論高麗二狀

乞用劉季孫狀

薦宗室令時狀

乞校正奏議

謝宣諭劄子

朝辭赴定州狀

○第三十五卷

奏議

乞郡劄子

論邊將隱匿敗亡劄子

舉何巨非狀

進何巨非備論狀

論行遣蔡確劄子

乞將章䟽付有司劄子

○第三十六卷

奏議

薦布衣陳師道狀

乞罷秋燕劄子

論賞罰及修河事

乞賜度牒修廨宇狀

論綱梢欠折利害狀

奏車子爭道劄子

第三十七卷

內制

賜大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荅二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荅二

文彥博致仕不允口宣

呂公著乞退不允口宣

傅堯俞辭免恩命乞知陳州不允詔

文武百寮表請舉樂不允批荅二

文武百寮表請舉樂第二不允批荅二

賜文彥博等請大皇太后受冊第二表不

允批荅

賜韓絳乞致仕不允詔二

賜遼使射弓例物口宣

賜遼使生餼口宣

賜進封南平王李乾德制敕書

賜李常乞邊郡不允詔

賜文彥博呂公著入朝免拜詔

賜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荅

賜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斷來章口宣

西京奉安 神宗御容禮畢德音

賜呂公著上表乞致仕不允批荅二

○第三十八卷

內制

生擒鬼章奏告裕陵祝文

除呂公著平章制

除呂大防左相制

除范純仁右相制

賜范純仁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允批荅二

賜呂大防范純仁辭免恩命不允口宣

賜呂公著第二表辭免不允斷來章批荅二

賜呂公著第二表辭免不允斷來章口宣

賜呂大防第二表辭免不允斷來章批荅二

賜范純仁第二表辭免不允斷來章批荅二

賜范純仁呂大防第二表辭免不允斷來章

口宣

賜西蕃首領阿里骨進奉回詔

大皇太后賜門下手詔

除苗授副都指揮使制

相州賜遼使回御筵口宣

瀛州賜遼使回程御筵口宣

中太一宮爲大皇太后消災集福罷散朱表

顯聖寺開啓大皇太后粉壇道場齋文

後苑瑤津亭開啓祈雨道場齋文

賜皇叔改封徐王顯上表辭免冊禮允詔

平章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荅

西路關雨於濟瀆河瀆淮瀆廟祈雨祝文

大皇太后賜門下手詔

賜龍圖閣學士呂公孺上表陳乞致仕不允

詔

賜光祿大夫蘇頌上表乞致仕不允詔

○第三十九卷

外制

傅堯俞可吏部侍郎

趙瞻可戶部侍郎

故樞使包拯男大祝纘之妻壽安縣君崔氏

可特封永嘉郡君仍封表門閭

鮮于侁可太常少卿

范祖禹可著作郎

孫覺可給事中

宗晟宗綽母孫氏封康國太夫人

宣德郎劉錫永父元年一百四歲可承事郎

王安石贈太傅

贈司馬光三代

贈韓維三代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

得簽書公事

蘇子元可權知新州

高公繪公紀並防禦使

李之純戶部侍郎

蘇頌刑部尚書

鮮于侁左諫議大夫梁燾右諫議大夫

林希中書舍人

○第四十卷

書狀 劄子附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代滕甫論西夏書

代滕甫辨謗書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代呂大防乞錄用呂誨子孫劄子

○第四十一卷

書

上歐陽內翰書

上梅龍圖書

上范舍人書

上梅直講書

上曾丞相書

與曾子固書

第四十二卷

書

上兩制書

上富丞相書

上韓太尉書

上韓樞密書

○第四十三卷

書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

上文侍中論強盜賞錢書

○第四十四卷

書

上劉侍讀書

上王兵部書

上張大保書

上文潞公書

○第四十五卷

書

荅李琮書

荅黃魯直書

荅秦大虛書

荅張文潛書

荅陳師仲書

荅畢仲舉書

○第四十六卷

書

荅謝民師書

荅劉沔書

荅王庠書二

與朱鄂州書

荅李方叔書

○第四十七卷

書

荅毛滂書

荅李端叔書

荅李昭玘書

荅俞括書

荅張嘉文書

上韓魏公葬董傳書

○第四十八卷

記

仁宗皇帝飛帛記

喜雨亭記

凌虛臺記

鳳鳴驛記

墨妙亭記

○第四十九卷

記

箕簞谷偃竹記

張氏園亭記

石氏畫苑記

石鍾山記

○第五十卷

記

韓魏公醉白堂記

錢塘六井記

倅廳題名記

張君寶墨堂記

超然臺記

○第五十一卷

記

獎諭敕記

遠景樓記

滕縣公堂記

放鶴亭記

零泉記

○第五十二卷

記

李大白碑陰記

順濟廟石碣記

南安軍學記

清風閣記

衆妙堂記

○第五十三卷

記

墨君堂記

蓋公堂記

寶繪堂記

傳神記

山房記

○第五十四卷

記

益官大悲閣記

成都大悲閣記

勝相院藏經記

中和勝相院記

黃州安國寺記

四菩薩記

淨因院畫記

○第五十五卷

碑

韓文公廟碑

表忠觀碑

上清儲祥宮碑

宸奎閣碑

司馬溫公神道碑

○第五十六卷

叙

六一居士集叙

范文正公集叙

樂全先生集叙

龜繹先生集叙

勤上人詩集叙

送聰師聞復叙

王定國詩叙

張子平詩叙

邵茂誠詩叙

田表聖表議叙

送進士詩叙

江行唱和集叙

○第五十七卷

迹英進讀

季布屈突通

漢宣帝責杜延年

叔孫通兩生

狄山論和親

唐太宗夢虞世南

文宗得魏謩

張九齡抑牛仙客

顏真卿守平原

雜說

日喻

稼說

剛毅近仁說

仁者如射說

卜蜡祭

卜堯舜

卜四凶

卜伊尹

卜曾參

卜宰我

卜孟子

卜楊雄

論管仲

論商君

論二生

直不疑求名說

朱暉非張林均輸說

褚遂良飛雉說

文說

阮戴說

劉陶說

○第五十八卷

擬作

擬侯公說項羽辭

擬孫權答曹操書

○第五十九卷

銘

漢鼎銘

三槐堂銘

德威堂銘

六一泉銘

洗玉池銘

贊

孔北海贊

王元之畫像贊

王仲儀真贊

李西平畫贊

李端叔真贊

參寥子真贊

秦少游真贊

王定國真贊

○第六十卷

雜著

問養生

前怪石供

後怪石供

書劉庭式事

書狄武襄事

書孟德傳後

書六一居士傳後

書鮮于子駿傳後

書黃牛廟詩後

書蒲永昇畫後

書唐氏六家書後

書吳道子畫後

書朱象先畫後

書黃子思詩集後

留石塔成老疏

經進東坡文集事畧目錄終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一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暉 上進

賦

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灩澦堆賦

并叙王明清揮麈錄云公祖諱故序多作叙或作引

屈原廟賦

昆陽城賦

後杞菊賦

并叙

服胡麻賦

并叙

前赤壁賦

晁補之无咎續離騷叙云赤壁前後賦者蘇公之所作也曹操氣吞宇內

樓船浮江以謂遂無吳矣而周瑜少年黃蓋裨將一炬以焚之公譎黃岡數遊赤壁下蓋忘意於此矣觀江濤湧湧慨然懷古

猶壯論事而賦之云又唐庚子西語錄云

余作南征賦或著於然僅與曹大家爭

其語畢世不可得也

壬戌之秋

時元豐五年也公方四十七歲

七月既望蘇

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

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

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

宋何廣詩誰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

不知其所止

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冷然輕旬五日而後返同馬彪注云列禦寇人御也冷

然涼

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陶隱居真誥云

羽以躡虛空故有長生飛仙之說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

擢兮蘭茝

桂擢兮蘭茝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

望美人兮天一方

楚辭云出浦而遠客有吹洞簫者

文選有王褒洞簫賦乃簫之無底者大者二十管小者十六管

倚歌而和之其聲嗚

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

之潛蛟

李肇國史補云李舟得村舍煙竹截以為笛堅如鉄石以遺李半半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舟

吹之俄有客呼船請載既至請吹之其聲精壯山石可裂及入破呼吸盤擲應聲粉碎客忽不見疑蛟龍也雖

是笛事此泣孤舟之婆婦
白居易琵琶引云元和十年秋蓋借川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鏗鏘然有京

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

長色哀委身為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因為

歌以贈之命曰琵琶行其間有云門前冷落車馬稀老

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呼梁買茶去去

來江口守空船遶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

啼粧淚紅闌干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

琵琶事此蓋借用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

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

文選魏武帝短歌行云月明星稀西望夏口東望武昌

為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武昌即鄂州夏口在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

困於周郎者乎
吳志周瑜傳云建安十三年九月曹公

步兵數十萬將士踰之皆恐勸吳王權不如迎降獨瑜

保以為不可請進軍夏口時劉備遣諸葛亮詣權權遂

遺翰及程普等與備井力逆曹公遇於赤壁瑜部將黃

蓋謂操軍方連船艦可燒而走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

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裏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

公欲降蓋及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益猛延燒岸上營落

頃之煙炎漲天人馬燒走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魏紀建安

十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

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公進軍江陵自江

陵至赤壁戰順流而東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

不利乃還江代木詩騰酒有黃臧宮橫槊賦詩曹元橫云曹氏父

往橫槊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

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韓退之詩

細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曹擘游詩注云擘

死郭璞詩借問蟬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

壽輩寧知龜鶴年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

得離騷細夫入詞云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

時不可兮驟得

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
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
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
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
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
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
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
盤狼籍史記滑稽傳淳于棼云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
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

公擬斜川詩敘云元豐壬戌

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後丘西控北山之微泉又雪堂問
云蘇子得廢圃於東坡之齋作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

以大雪中爲之因繪雪於四壁將歸于臨臯

之問無容隙其名蓋起於此

院後自定惠遷臨臯亭亭本回車院

故公遷居詩有全家占江驛之句

二客從子過黃泥

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

之行歌相荅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

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

松江之鱸

晉張翰因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葦蕪鱸魚

各爵乎遂命駕而歸隋唐嘉話云吳都歡松江顧安所

鱸魚膾炙帝曰所謂金齏玉鱸東南之佳味也

得酒乎歸而謀諸婦

史記滑稽傳云楚王欲相優孟子

詩亦有歸舍聊

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

之須於是攜酒與魚復游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

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

復識矣子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

攀栖鷓之危巢

公志林云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生

壁上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赤

夷之幽宮

冷傳曰馮夷華陰人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

伯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

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

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

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元裳縞衣晏然長鳴

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諸本多

道士二當作一疑傳寫之誤茗溪演隱云此賦初言適

有孤鶴橫江東來中言夢二道士羽衣翩仙未言曠昔

之夜飛鳴而過我者前後皆言孤鶴則道士不應言二

余嘗見陸遠盡赤壁前後賦因此詰之渠為之闕筆

羽衣翩仙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

其姓名僥而不荅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

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子亦驚悟開戶視之不

見其處此賦結處用韓文石鼎叙徐明意指鶴為道士

元豐六年嘗自書此賦後云黃州赤壁者或曰非也時曹

公敗歸由華容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

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葭葦使縱火則吾

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江下辨疑云周瑜敗曹公

於赤壁三丈之童能道其事然江漢之間指赤壁者三

馬一在漢水之側竟陵之東即今後州一在齊安郡之

步下即今黃州一在江夏西兩地也按三國志建

安十三年七月曹公南征劉表卒其子瑜代也襄陽

劉備屯樊既而瑜降備走夏口公自江陵征備至赤

壁戰不利又周瑜傳曰備進往夏口孫權遣瑜等并力

而逆戰則赤壁明矣竟陵之東與齊安之步下者也故

北昔周瑜與黃蓋許降觀之大軍所起也江右赤壁山

大軍山南由是觀之謂赤壁多指在縣西北步處所可

疑已此嘉魚圖經所謂赤壁山在縣西北步處所可與

者也此見詩人所賦赤壁多指在縣西北步處所可與

於大野而峽之小大曾不及其十一苟先無以齟齬於其間則江之遠來奔騰迅快盡銳於瞿塘之口則其嶮悍可畏當不啻於今耳因爲之賦以待好事者試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兮可以意揣唯其不自爲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萬夫不敢前兮宛然聽命惟聖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塘之口而觀乎灩澦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其峽也而戰乎灩澦之下喧阓震掉盡力以與石關勃乎若萬

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援臨衝罪至於其下兮皇矣

詩以爾鉤援與爾臨衝注云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劍折

兮池遷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汨汨干筆切說文云水流也相與

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

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

然

屈原廟賦

鬼無咎云屈原廟賦者蘇公之所作也公之初仕京師遭父喪而浮江歸

蜀也過楚屈原之祠為賦以弔末云嗟子

區區獨為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為賢兮

痛謂僕以來原之論定於此矣又公嘗言

古為文譬造室賦之於文譬丹刻其楹構

也無之不害於為室故公之文常以用為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兮曰

惟子之故鄉

輿地廣志云歸州在春秋為夔子國二漢為秭歸縣北百餘里有其大夫屈原故

宅名曰樂平里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里兮生無

所歸而死無以為殯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為難

史記蘭相如贊云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俯

千仞之驚湍賦懷沙以自傷兮

史記云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

博聞彊志明於治亂觸於辭令王甚任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害其能毀之於頃襄王王怒遷之於江南原乃

作懷沙之賦嗟子獨何以為心忽終章之慘烈兮逝將去此

而沉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豈不能退默而深

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踈生既不能力爭而

彊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

獨何愛於父生託江神以告冤兮馮夷教之以上訴事見

注歷九關而見帝兮

宋玉招魂云魂兮歸來無上天央虎豹九關啄害下人央王逸注云

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開閉帝亦悲傷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

歸兮

楚詞云懷瑾握瑜兮窮不知

所示又云纫秋蘭以為佩

獨惇惇乎中浦峽山

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况復見兮

高臺自子之逝今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

改度兮隨俗變化斲方以為圓黽勉於亂世而不能去

兮又或為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瑩兮彼乃謂子為非智

揚子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

惟高節之不可以企及

兮宜夫人之不吾與違國去俗死而不顧兮豈不足以

免於後世嗚呼君子之道豈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

兮嗟子區區獨為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為賢兮夫我

何悲子所安兮

昆陽城賦

昆陽縣屬潁川郡其故城在許州葉縣北見後漢注

淡平野之靄靄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悵樓櫓
之安在橫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
方偃僕而畦菜嗟夫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曠千古
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雲而擁海猛士扶輪以
蒙茸虎豹雜沓而橫潰罄天下於一戰謂此舉之不再
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變色而驚悔光武紀更始元年三月光武與諸將
徇昆陽定陵鄗皆下之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到
潁川與嚴尤陳茂合旌旗櫛重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
虎豹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有此諸將
見兵盛皆與光武獨與十三騎出昆陽南門於外收兵
王鳳等乞降忽千騎之獨出犯初鋒於未艾始憑軾而
尋邑不許
大笑旋棄鼓而投械紛紛籍籍死於溝壑者不知其何
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狂童之僭竊蓋已旋踵而將敗豈
豪傑之能得盡市井之無賴貢符獻瑞一朝而成羣兮

莽傳云武功長孟通浚非得白石上負下方有冊書紛
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紛
就死之何怪獨悲傷於嚴生懷長才而自澆豈不知其
必喪獨徘徊其安持六月己知光武自將步騎千餘去
大軍四十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
千合戰光武奔之尋邑兵知斬首數百千級復與敵死
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軍尋邑陳亂乘銳崩之
遂殺王尋士卒溺死者以萬數王邑
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
志士之求慨

後杞菊賦

并叙

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
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唐陸龜蒙字魯望自號天隨
生嘗作杞菊賦其自叙云天
隨生宅荒少墻屋多隙地著圖書故前後皆植以杞菊
春苗忘肥得採擷供左右杯案及夏五月枝葉老硬
氣味苦澁旦暮猶責始余嘗疑之以為士不遇窮約可
兒童輩拾綴不已
也至於飢餓嚼齧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

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膠西

何倫年譜云東城年

四十在密州任按公後把菊賦氣云余仕宦十有九年

家日益貧後守膠西公以丁酉年登第至乙卯恰十九

年矣意且一飽而齋厨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廷

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隨生

之言可信不謬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後掾

屬之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曾盃酒之不設攬草木

以誑口對案嘔蹙舉箸噎嘔昔陰將軍設麥飯與葱葉

井丹推去而不輟後漢井丹字大春扶風人性清高未

皆好賓客更遺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乃詭談五王

求錢千五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慨至

就故為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

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自是隱閉不問人

壽事以

怪先生之眷眷豈故山之無有先生听然而笑曰

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為貧何者為富何者為美何

者為陋或糠覈而飽肥

陳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

不親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又晉王戎子萬有美名所

少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前段脹蒼肥白如飽所

梁肉而黑瘦

魏明帝手詔曹植曰王顏色瘦弱何意耶

何侯方丈

晉何曾性奢豪厨膳滋味過於庾郎三九

齊書曰庾杲之字景行為世祖行虜功曹清貧食惟韭

菹滄韭生韭雜菜任防戲之曰誰言庾郎貧食雖嘗有

言三九也

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把

為糧以菊為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

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檀弓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

上拖扑子云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谷中皆菊花

花墮水中居人飲之多壽有及一百四五十歲者

服胡麻賦 并叙

始余嘗服伏苓久之良有益也

史記龜策傳曰茯苓在

形新雨之後天已清淨無風以夜燒兔然去之即籠
此地徐廣曰籠者蓋然火而籠其上火滅即記其處
明日掘取入地四尺至七尺得夢道士謂余伏苓燥當
矣茯苓者千歲松脂食之不死
雜胡麻食之夢中問道士何者為胡麻道士言脂麻是
也既而讀本草云胡麻一名狗蟲一名方莖黑者為巨
勝廣雅曰狗蟲巨勝者胡麻也廣志曰胡麻一名方莖
並服之不老耐風濕孝經援神契曰巨勝延年其
油正可作食則胡麻之為脂麻信矣又云性與伏苓相
宜寶元經云茯苓治少胡麻治老并醴華脾火精水寶
成之火精茯苓也性熱而合火茯苓則其精矣水寶胡
麻也性冷色黑而含津澤故謂之水寶二若所以相宜
於是始異斯夢方將以其說食之而子由賦茯苓以示
余子由茯苓賦叙云古書言於脂麻入地為茯苓
矣於求之名山屑而論之夫其脈絡而取其精華
幾可以固形養氣延年而知是者因為之賦以道之
乃作服胡麻賦以答之世間人聞服脂麻以致神仙必

大笑求胡麻而不可得則妄指山苗野草之實以當之
此古所謂道在迹而求諸遠者歟其詞曰

我夢羽人頎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千尺老
不僵兮流膏入土龜虵藏兮得而食之壽莫量兮於此
有草衆所嘗兮狀如狗蟲其莖方兮夜炊晝曝久乃臧
兮伏苓爲君此其相兮我興發書若合符兮乃淪乃烝
甘且腴兮補填骨髓流髮膚兮是身如雲我何居兮長
生不死道之餘兮神藥如蓬生爾廬兮世人不信空自
劬兮搜抉異物出怪迂兮槁死空山固其所兮至陽赫
赫發自坤兮至陰肅肅躋於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淵兮
沃之不滅又不蟠兮長虹流電光燭天兮嗟此區區何
與於其間兮譬之膏油火之所傳而已耶

經 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一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

迪功郎新紹興府嶧縣主簿臣郎 曄 上進

賦

秋陽賦

黠鼠賦

洞庭春色賦

中山松醪賦

天慶觀乳泉賦

菜羹賦

濁醪有妙理賦

秋陽賦

晁補之云秋陽賦者蘇公之所作也或曰越王孫者蓋趙令時學於公恭儉如

寒士有文義操慨而公猶曰公子何自知秋陽此如呂后謂朱虛侯不知田耳而公自謂少貧賤暴露迺知秋陽以颯公子學問知此艱難之義也令時乃世曼之子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直

方詩文發源云東坡為令時德麟作秋陽賦云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為附字

也坡云只教人
別處偷使不得

以告東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
明吾氣肅然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
堅百穀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墮羣木夫是以樂
而賦之子以爲何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
於華屋之下而長遊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幃幄
暑至於溫寒至於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予者乃
真知之方夏潦之淫也雲蒸雨泄雷電發越江湖爲一
后土冒没舟行城郭魚龍入室菌衣生於用器蛙蚓行
於几席夜違濕而五遷晝燎衣而三易是猶未足病也
耕於三吳有田一廛禾已實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溝
塍交通墻壁頽穿面垢落暨之塗目泫濕薪之煙釜甑
其空四鄰悄然鷓鴣鳴於戶庭婦宵興而永歎

此用東
山詩鶴

為于垣婦歎計無食其幾何矧有衣於窮年忽金星之

雜出又燈花之雙懸清風西來鼓鍾其鏜奴婢喜而告

子此雨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則長庚澹澹其不芒矣

浴於暘谷升於扶桑楚詞云暘并出於東方照吾檻

而盛貌也東方有扶桑之木其高萬仞日下俗於暘谷

上拂于扶桑東方朔十洲記云扶桑地方萬里多生扶

木其葉如桑長者數千丈曾未轉盼而倒景飛於屋梁

矣司馬相如大人賦云貫列缺之倒景服虔曰人方是

時也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

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善哉吾雖不身履而可

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赫然而炎非其

虐穆然而溫非其慈且今之溫者昔之炎者也云何以

夏為者而以冬為衰乎左傳文公七年鄩行問於賈季

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

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吾儕小人輕溫易喜彼冬
注云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夏之畏愛乃羣狙之三四莊子云宋有狙公愛狙而養
之先誑之曰與若茅朝四而
暮四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茅朝三而
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注云茅橡栗也自今知之可
以無惑居不障戶出不御笠暑不言病以無忘秋陽之
德公子拊掌一笑而作

黠鼠賦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牀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
之有橐中空嚶嚶聲聲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見閉而
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
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耶向爲何聲豈其鬼耶覆
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歎曰異哉
是鼠之黠也閉于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齧而齧

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

擾龍

左傳蔡墨曰有伐蛟呂氏春秋云荆有攸飛者得

江刺蛟殺之

大戴禮曰甲之虫三百有六十而

狩麟

左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役萬物而君之卒

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兔於處女

孫子九地

如脫兔敵不開戶終鳥在其為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

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不一

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齧而為之變也人能碎千金

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

蠶

詩文發源云秦少章為余言東坡十來歲老蘇令作

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蠶之語老蘇愛此

賦凡兩此不一之患也言出於汝而忘之耶余俛而

用之不

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洞庭春色賦

王公嘗有洞庭春色詩叙云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色香味三絕以餉其猶子德麟德麟以飲子為作此詩首句云二年洞庭秋香霧長發手今年洞庭春玉色疑非酒云云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

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

遊戲於其間

牛僧孺幽怪錄曰巴印人橘園霜後兩橘大如三斗盜剖開有二老叟相對象戲談

笑自若一叟曰君輸我海龍王髮髮十兩瀛洲王壘九

斛龍縞機八絛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不得深根

因帶為愚人摘下耳一叟取龍根脯削食

之俄而四叟共乘一龍足下雲起而去悟此世之泡

幻藏千里於一班舉棗葉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艱釋云菩

薩取三千大千世界置右掌中如持針鋒率一棗葉傳燈錄云江州刺史李渤問庐山歸宗曰教中言須彌納

芥子勃即不疑芥子納須弥莫是妄譚否師曰人傳使
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李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柳子
大萬卷書向何處宜賢王之達觀賈誼賦云寄逸想於

人寰娟娟兮春風泛天宇兮清閑吹洞庭之白浪左太

都賦云集洞庭而淹留李善注云班固曰澤名也王逸
曰太湖也湖水中包山山中有如石室俗謂洞庭

漲北渚之蒼灣楚詞云帝子降兮北攜佳人而往游勤

霧鬢與風鬟洞庭靈烟傳有兩鬢風鬟木葉衣命黃頭

之千奴魏志李衡傳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人

汝母惡我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竹千頭卷震澤而

木奴不責汝衣食炭上一匹綸亦足用矣謂之震澤周

與俱還樂史寰宇記載太湖在常州禹貢謂之震澤周

北入常州晉陵界又入無錫縣界晉陵之東入蘇州吳
縣界周回六百五十里而九域志於潤州云西北至本

州界一百四十里自界揉以二米之禾嘉種維拒維極

古注云天降嘉種拒黑黍也極一斛二米也周禮粳人
云拒如黑黍一斛二米爾雅注云拒亦黑黍但其米

異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實皆二米藉以三脊之管史記

得泰三斛八斗廣韻云將乃谷皮七十一家北里之忽

封禪書云古者封泰山禪梁甫者爾雅云管茅屬也

禾所以為盛三脊之茅所以為藉爾雅云管茅屬也

雲蒸而冰解旋珠零而涕潛翠勺銀罌紫絡青綸綸乃

之屬古隨屬車之鴟夷前漢陳遵傳載揚雄酒箴云鴟夷

頤切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蜀車注云鴟夷華囊欵木門之

以盛酒天子鬻車常載酒食故有鴟夷也欵木門之

銅環呂氏春秋曰欵門而謁高誘注曰欵分帝觴之餘

瀝淳于髡傳云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

洗盞而起嘗杜詩洗盞開散腰足之痺頑盡三江於一

吸傳燈錄龐居士蘊參馬祖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吞

魚龍之神姦醉夢紛紜始如髦蠻鼓包山之桂楫陶隱

扣林屋之瓊關包山在太湖中下有岩洞借通五嶽

詰云包山中有白芝又有隱泉正紫色注云此即林屋山也在吳太湖中元帝烏栖曲曰沙棠作船桂為楫

包山在太湖中下有岩洞借通五嶽

包山在太湖中下有岩洞借通五嶽

包山在太湖中下有岩洞借通五嶽

包山在太湖中下有岩洞借通五嶽

包山在太湖中下有岩洞借通五嶽

包山在太湖中下有岩洞借通五嶽

包山在太湖中下有岩洞借通五嶽

包山在太湖中下有岩洞借通五嶽

包山在太湖中下有岩洞借通五嶽

包山在太湖中下有岩洞借通五嶽

包山在太湖中下有岩洞借通五嶽

天后別宮俗謂之洞庭茅君傳云地中洞天有三十六
 所王屋委羽西城西元青城赤城羅浮勾曲林屋括蒼
 峴輪蓬萊瀛洲方丈之屬是也卧松風之瑟縮揭春溜之淙溝追范蠡
 於渺茫弔夫差之惇鰥屬此觴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
 按東史寰宇記越州諸泊縣有苧蘿山山下有石跡水
 是西施浣紗之所越州有西施家東施家則西施者姓施而
 在西也小說載越王用范蠡計以西施遊五湖而不返驚羅
 其後滅吳范蠡復取西施乘扁舟遊五湖而返驚羅
 襪之塵飛李選曹注云建洛神賦云機生塵言神人異也失
 舞袖之弓彎博異志云邢鳳寓居長安平康里故豪洞
 取綵絨傳陽春曲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
 腸弄袖弓彎渾忘却羅帷空換九秋霜鳳曰何謂弓彎
 曰妾少年父母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弄數
 拍為弓彎狀以示鳳旣罷鳳亦竟於襟袖中得其詞覺
 而賦之以授公子曰烏乎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為我
 刪之

中山松醪賦

晁補之云松醪賦者蘇公之所作
 也公帥定武飭厨傳斷松節以醱

法云飲之愈風扶衰松大屢材也摧而為薪則與蓬蒿何異今金錢猶可收功於藥餌則世之用材者多斷而小之為可惜矣儻因其能轉敗而為功猶無不可也

始予宵濟於衡漳軍徒涉而夜號燧松明以記淺散星宿於亭臯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豈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束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嘻締屢其已遠尚藥石之可曹收薄用於桑榆光武謂馮異曰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爾螢爝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昉澤於烹熬通俗文曰猪脂在腹曰昉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之小苦歎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蒲萄西域大宛劉賓皆有蒲萄後漢張遜傳曰扶風人孟他以蒲萄酒一斗遺遜即拜他為涼州刺史史似玉池之生肥黃庭內景經云州田之中精氣瑞玉池備水上生肥公嘗有次沈長官韻

云誰道山中食无肉非内府之丞羔酌以瘦藤之紋樽

金玉樓子曰西城有藤可以酌酒薦以石蟹之霜螯

自安國縣有山鬼形体如人喜於山澗中取石蟹

木人眠息便十有五出就火邊石炙之晉畢卓

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中便足了一生矣

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者謂之遁天之刑投拄杖

而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遨

跨超峯之奔鹿接挂壁之飛猿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

之雲濤而直方云東坡在定武作松膠賦有云遂從此

累諭惠州自惠使夫嵇阮之倫晉史嵇康所與者惟

而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與八仙之

羣豪李賀知章李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驚放不自修

遂為酒或騎麟而翳鳳集北斗或騎麒麟鬪風皇爭槓

擊而瓢操顛倒白綸巾

晉謝萬傳簡文帝作相召萬爲

屐板而前與淋漓宮錦袍

李太白傳云白浮遊四方嘗乘

帝共談移日

追東坡而不可及歸舖歎其醜糟

史記

中旁若無人

其波衆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吸其醜

漱松風於齒牙

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騷也

遠遊篇

天慶觀乳泉賦

陰陽之相化天一爲水六者其壯而一其穉也夫物老死於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在人也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爲往來之氣也爲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而不復返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

者為汗為涕為淚為血為漉為矢為涎為沫此數者皆
水之去人而外驚然後肇形於有物皆鹹而不能返故
鹹者八而甘者一一者何也惟華池之真液下涌於舌
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
是為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也

為華池散為津液降為甘露嗽以嚙之既藏潤
身為華池散為津液降為甘露嗽以嚙之既藏潤
身以流百脈化養萬神支節毛髮堅固長春今夫水

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為江湖井泉上則為雨露霜雪
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無竭故海洲之
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
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鹽之泉皆天地之死
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槁而不能浹也豈不然哉吾
謫居儋耳卜築城南鄰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醞醱

漣乳獨發於宮中給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
吾嘗中夜而起挈餅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而我
同汲者未動夜氣方歸鏘瓊佩之落谷灑玉池之生肥
上事見注吾三噉而遄返懼守神之訶譏却五味以謝六塵
悟一真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而何依眇松
喬之安在前漢王褒頌云何必吹噓呼吸如喬松頌師
古曰喬王喬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列仙傳曰
王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
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
也服水玉能入火猶想像於庶幾
不燒隨風雨上下

菜羹賦 并叙

東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稱家之有無水陸
之味貧不能致芻蕘菁蘆葍苦薺而食之其法不用醯
醬而有自然之味蓋易具而可常享乃爲之賦曰

嗟予生之褊迫如脫兔其何因隱詩腸之轉雷聊禦餓
以食陳無芻豢以適口荷鄰蔬之見分汲幽泉以揉濯
持露葉與瓊根爨銅錡以膏油泣融液而流津湯濛濛
如松風投糝豆而皆均覆陶甌之穹崇謝攪觸之煩勤
屏醯醬之厚味却椒桂之芳辛水初耗而釜泣火增壯
而力勻滄漕雜而粟潰信淨美之甘分登盤盂而薦之
具七筴而晨殮助生肥於玉池與五鼎其齊珍主父偃云大夫
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張晏曰五鼎
鼎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五
趙岐云易牙知味淮南子云齊大夫
國溢漏之水合易牙嘗而如之超伊傅而策勲
傳說和沮彭尸之爽惑僧契虛游維川山頂有宮闕在
羹事之外殿上有具簪冕者曰維川真君也真君問曰
雲物之外殿之枕乎謂彭質彭躄彭居是也契虛不能對
爾絕三彭之不可留此又柳子厚罵尸虫云有道士言人皆
有尸虫三處腹中伺人失誤觸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

魯睡出讓于帝是調竈鬼之嫌嗔抱朴子云竈神每

人多謫過疾病夭死以調竈鬼之嫌嗔抱朴子云竈神每

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日嗟丘嫂其已隘避事時時常

客過其血嬾食嬾厭叔與客來陽為羹盡饒全客以故

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由是怨嬾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

不得淡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陋樂

為其母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為羹頡候之也

羊之匪人戰國策云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

下而撥之盡一盃文侯謂觀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

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

罷中山文侯賞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

其功而疑其心先生心平而氣和故雖老而體胖心廣

體胖計餘食之幾何固無患於長貧忘口腹之為累後

大也計餘食之幾何固無患於長貧忘口腹之為累後

不叔仲客居安邑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

以口腹累安邑以不殺而成仁竊比予於誰歟葛天氏

耶遂去客沛邑以不殺而成仁竊比予於誰歟葛天氏

之遺民帝王世紀曰女媧氏之次有大庭氏栢皇氏中

懷氏凡十五世皆襲庖犧之號

濁醪有妙理賦

以神聖功用无捷於酒為韻杜
庸晦日尋崔駰李封詩云濁醪

有妙理無
用對沉浮

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失憂心於卧夢信妙理之疑神渾
盜盜以無聲始從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徑得天真伊人

之生以酒為命常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

僧惠洪
冷齋夜

話云東坡曰予少官鳳翔行山邸見壁間有詩曰人間
无漏仙兀兀一杯醉世上没眼神昏昏一竟睡雖然没
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以尚如此何况真个是故其在海
上作濁醪有妙理賦曰常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
稻米無知豈解窮理麴蘖有毒安能發性乃知神物之
自然蓋與天工而相並得時行道我則師齊相之飲醇
管參傳云管嘗為齊相及代蕭何參不事事來者皆欲
有言參飲以醇酒度之故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
得開說遠害全身我則學徐公之中聖
魏志徐建字景
山魏國初建為
尚書郎時禁酒甚嚴而魏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
以曹事趙曰中聖人達白太祖太祖甚怒度遠將軍解

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湛若秋露穆

者為貴人魏性脩謹偶醉言耳竟免刑

如春風疑宿雲之解駁漏朝日之瞰紅初體粟之失去

旋眼花之掃空酷愛孟生知其中之有趣愈多不亂巨

濕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猶嫌白老不須德而言功樂白

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天嘗著酒功贊其序云晉建威將軍劉伯倫嗜酒有酒

德頌傳於世唐太子賓客白粲天亦嗜酒作酒功頌以

之不德之太略云百靈齊息時乃兀爾坐忘浩然天縱如如

不動而體無礙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坐中客滿惟憂百

搯之空後淡孔融性寬容喜誘益後進嘗曰曰坐上客

君強子高酒曰堯舜千鍾孔子百觴子路嗑之尚飲百

也搯子何祥焉子高曰子聞聖賢以德高人未聞以飲食

身後名輕但覺一杯之重世或謂之曰卿乃可幾適

一後名不為身後名耶時獨不為身後名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幾適不可

帛煥我而不我娛惟此君獨游萬物之表蓋天下不可

一日而無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藥晉石崇傳崇以功

措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崇酣

優激過變崇欲表免之措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

責人正礼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班固實戲曰委命

不亦兵乎善注云巨譚於勸雄書又何必一石亦醉罔問州閭史

滑替傳齊威王置酒後宮召淳于髡賜酒問曰先生能

飲幾許而醉髡曰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賜酒曰大王之前

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俱俯伏而飲一斗徑醉若州

閭之會男女雜坐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

八斗堂上燭滅主人宿髡而心最欣能飲一石五斗解醒

解微聞香澤當此之時髡生之善渴其求酒於其妻妻曰君

不問妻妾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

能自禁惟當祝以鬼神自誓耳便具酒肉妻從之伶跪

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

言謹不可聽仍飲結襪廷中觀廷尉之度量張釋之傳

酒御肉塊然後醉結襪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或責五

善為黃老言靠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或責五

解顧謂釋之謂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吾機

解顧謂釋之謂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吾機

解顧謂釋之謂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吾機

解顧謂釋之謂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吾機

解顧謂釋之謂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吾機

解顧謂釋之謂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吾機

解顧謂釋之謂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吾機

解顧謂釋之謂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吾機

解顧謂釋之謂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吾機

解顧謂釋之謂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吾機

解顧謂釋之謂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吾機

解顧謂釋之謂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吾機

解顧謂釋之謂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吾機

解顧謂釋之謂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吾機

解顧謂釋之謂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吾機

解顧謂釋之謂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吾機

解顧謂釋之謂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吾機

解顧謂釋之謂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吾機

解顧謂釋之謂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吾機

解顧謂釋之謂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吾機

解顧謂釋之謂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吾機

解顧謂釋之謂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吾機

解顧謂釋之謂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吾機

解顧謂釋之謂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吾機

生王曰廷尉欲方天下名臣脫鞞殺上夸謫仙之敏捷

吾故卿使結機欲以重之耳脫鞞力士素貴陽醉

李之適其詩以激揚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舍中會諸

遇地常陋王生之編儒士持酒肉勞式博士江翁心賦

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

人歌客母庸歸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

醉何徇曲也式耻之陽鳥歌仰天每幾揚憚之俠前漢

耳熱仰天拊正而呼鳥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人皆勸而

我不聞韓退之醉欲眠之若且去其真率如此人皆勸而

人之齊聖匪昏之如小宛詩云人之齊聖飲酒古者晤

語必旅之於卿射記云古獨醒者汨羅之道也原謂源

父曰舉世獨醒遂投汨羅以死屢舞者高陽之徒歟史

朱建傳後云初沛公曰狀貌類大儒沛公曰為我謝之言

者曰客何如人也曰狀貌類大儒沛公曰為我謝之言

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野生膜惡
目按劍叱使者走使入言沛公曰吾高陽酒徒也
蔣濟而射木人又何狷淺魏典略曰時苗字得胃出為
濟為治中苗以初至欲謂濟徒將濟立之於牆下旦夕
見悲恨還刻木為人書曰酒徒將濟立之於牆下旦夕
射殺王淳而取金印亦自狂踈晉周顛字伯仁能飲酒
從詣闕請罪值顛將入導曰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顛
見帝密為申執顛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顛
顛不與言顛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故
繁用導不知救已甚嚙之及導既得志顛遂見害
我內全其天外寓於酒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友
吾方耕於渺莽之野而汲於清冷之淵以釀此醪然後
舉窪樽而屬無口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

迪功郎新紹興府嵎縣主簿臣郎 曄 上進

南省講三傳十事

仁宗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
既寘公第 二復以春
秋對義居第一即
此十事見公墓誌

左傳三事

供養三德為善

小雅周之衰

君子能補過

公羊三事

定何以無正月

大夫無遠事

初稅畝

穀梁四事

侵不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季月何以爲正

魯作丘甲

魯猶三望

問供養三德爲善

易者聖人所以盡人情之變而非所以求神於卜筮也
自孔子沒學者惑乎異端之說而左丘明之論尤爲可
怪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盡心焉者流而入於卜筮
之事甚可憫也若夫季友孺牛之事若親見而指言之
固君子之所不取矣左傳閔公二年云成季之將生也
威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
其各曰友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又昭公五
年昭子曰位欲殺孺牛孺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
關之外初孺牛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
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諱人入其名曰
殺卒以

雖然南蒯之說頗爲近正其卦遇坤之比而其
繇曰黃裳元吉黃者中之色也裳者下之飾也元者善

之長也夫以中庸之道守之以謙抑之心而行之以體
仁之德以爲文王之兆無以過此矣雖然君子視其人
觀其德而吉凶生焉故南蒯之筮也遇坤之比而不祥
莫大焉且夫負販之人朝而作暮而息其望不過一金
之儲使之無故而得千金則狂惑而喪志夫以南蒯而
得文王之兆安得不狂惑而喪志哉故曰供養三德爲
善又曰參成可筮左傳昭公十二年南蒯將叛枚筮之
伯惠伯曰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
志不得其色下不恭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
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非
當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
筮雖吉而未也而南蒯無以勝之所以使後世知夫卜筮之不
可恃也穆姜筮于東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其
繇曰元亨利正而穆姜亦知其無以當之左傳襄公九年穆姜薨於

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正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正事之幹也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故左氏之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為近正而其餘者君子之所不取也杜預之論得之矣以為洪範稽疑之說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左傳莊公二十二年杜預注以定攝陳決疑似因生義教者也尚書洪範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南蒯卜亂而遇元吉惠伯答以忠信則可以會卜潛遂獲其應丘明故舉諸驗於行事者以示來世而君子志其善者速者他皆放此學者觀夫左氏之書而正之以杜氏之說庶乎其可也

問小雅周之衰

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與廢於詩為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

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存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周雖衰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爲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與聘請觀於周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王之遺民焉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子述史篇曰美謂季子知樂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之衰而不觀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

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

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誅而不亂此語見史

記屈原傳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

文中子以為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

小雅之道備矣

問君子能補過

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為盜跖暮而為伯

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

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悲

也已左傳昭公七年云孟僖子將死語其大夫曰禮人

之後也而戒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後厲公及正

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職孫乾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

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舉禮焉以定其

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

知其為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見史記孔又曰此

邾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

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世家云楚昭

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文王在豐武王在鎬

楚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士環賢弟子為佐非

晏嬰進曰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

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景公乃止况夫三家之間

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哉僖子之病也告其子曰孔丘

聖人之後也其先正考父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

而授厲公華父督之亂無罪而絕於宋杜預解臧於宋

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在魯也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

殆其是歟小必往師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

齊人畏其霸世家云孔子攝魯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

矣盡致地焉樂季子受之三日不聽政孔子遂行以僖子之賢

而知夫子之為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

東周矣故曰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

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敬叔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

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家語觀周

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今將往

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令孔子將適周觀先王

之遺制君意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

乘馬二匹孺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

於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盛也諸本皆作

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盛也諸本皆作

尼至請於魯君之說實出敬叔恐傳寫之誤僖子之功

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後左

丘明懼後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叮嚀而稱之以為

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爲能而稱其改之爲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

公羊三事

問定何以無正月

始終授受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書首時

公羊傳

公五年春秋七月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事在二月

而書王二月事在三月而書王三月者例也至於公之

始年雖有二月三月之書而又特書正月隱元年春王

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莊元年春王正月三月

夫人孫于齊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諸侯之始也公

羊傳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

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

公羊傳文公九年云踰年無君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無君

綠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

諸侯皆踰年即位而書正月定公三年書曰王正月晉

人執宋幾仲于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嘗試論

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即位之禮者四

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

經書僖公薨于小寢宣公成公薨于路寢定公薨于高寢先君

如此可見文成攝而立不得備即位之禮者一隱公也

襄哀之得其正春王正月不書即位以其攝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已不得備

即位之禮者六威公莊公閔公僖公宣公昭公也

公而威公彭生戮威公而立莊公莊公雖薨于路寢子般為國人葬所賊而立閔公閔公為下爵所賊而立

僖公以至宣公之立由文公之薨于臺下昭公之立由

襄公之薨于筵宮凡此皆先君不以其道終故不得備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又在外者二莊公定公也

孔也

難公之父威公薨于齊定公之在外踰年而後至者一

父昭公薨于乾侯故云在外定公先君昭公薨于三十二年十二月己未至

定公也明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故云在外

踰年而後至且夫先君雖在外不以其道終未嘗有踰年而

後至者則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無君而定公之

元年魯之統絕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後續也昭公未至定公未立季

氏當國而天子之正朔將誰正耶此定之所以無正月

也公羊傳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

定哀多微辭公羊傳云元年春王定何以無正月正月

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

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績而問則未知已之

焉爾而何休以為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

正故諱為微辭何休公羊解云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

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
鳴呼昭公絕而
定公又不得立是魯遂無君矣穀梁以為昭無正終定
無正始穀梁傳云元年春王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觀莊公元年書正則不言而
知其妄矣

問大夫無遂事

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
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
而不遂君子以為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
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為專尊者
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
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賸陳

人之婦于郵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

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

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事見公羊傳莊

解云先是郵由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

深謀伐魯故事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

之命故善之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

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也事見公羊傳閔公三十年

時見使如京師而橫生事矯君命聘晉故疾其驕蹇自專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

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為臣

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流而為專謂

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執而為固故曰觀乎當

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而當時之名臣

皆引此以為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饑民黠傳云河內失

使河內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謹以便
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陳湯發兵以誅郅支
請湯與甘延壽發兵攻郅支軍狀若此者專之可也
于乃上疏自効始始而而稅也夫夫民不盡力於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已

問初稅畝

古者公田曰藉藉者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詩曰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
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出穀梁傳宣言上之
必卹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卹其私故民不勞而上用
足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按行擇
其善畝而稅之自宣公而下說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
而稅也公羊傳宣公十五年初稅畝何以書譏何始也稅畝
而始稅也夫夫民不盡力於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已

悔過而擇其善畝而稅之宜其民之謗讟而災異之作也稅畝之明年冬蠟生公羊傳曰蠟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猶曰受之云耳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何休以為宣公懼而復古故其後大有年休解云言宣公於此天災繼後能改過寤寤明矣復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過於無災故君子深喜焉愚以為非也按春秋書作三軍而僖幸之後又書舍中軍昭公五年春王書躋僖公文公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齊公注云大事掃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後又書從祀先公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之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事之後正未嘗不書宣公而果復古也春秋當有不稅畝之書故何休之說愚不信也

穀梁四事

問侵不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左氏有鍾鼓曰伐無曰侵

左傳莊公

二十九年夏鄭人侵并凡

公羊楠曰侵精曰伐

莊公十

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

或言伐楠者曰侵精者曰伐穀梁苞人民歐牛馬曰侵

斬林木壞宮室曰伐

穀梁隱公五年因宋人愚以謂有

隙曰侵有辭曰伐齊威公侵蔡潰遂伐楚辭也

左傳僖公四年終書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遂伐楚次于陘傳言責楚包茅

不貢是奉辭以伐罪也司馬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

民則伐之

見周禮夏

然則負固不服者近乎隙賊賢害

民者近乎辭周之衰也諸侯相吞而先王疆理城郭蓋

壞矣故侵伐之間夫子尤謹而書之蓋古者有分土而

無分民

此語見何林

諸侯之侵地者猶不容於春秋而

况苞人民歐牛馬哉威公侵蔡不書所侵之地者侵之

無辭也楚子入陳鄉取一人謂之夏州春秋略而不書

以謂驅民之非正也左傳宣公十一年冬楚子為陳夏

州而經止書冬十月丁亥楚子入陳嗚呼春秋之際非

獨諸侯之相侵也晉侯取陽樊之田而陽樊之人不服

左傳信公二十五年晉侯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温原橫

茅之田晉於是始標南陽陽樊不服圍之成公三年晉

叔孫僑如圍棘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觀此則陽樊

汶陽前後不同今諸本皆作晉侯取汶陽之田而陽樊

傳寫人誤愚又知春秋之不忍書乎此也

問雩月何以爲正

雩者先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天之應乎人君

者以其德不以其言也人君修其德使之無愧乎其中

而又何禱也雖然當歲之旱也聖人不可安坐而視民

之無告故爲之零零者先王之所以存夫愛人之心而
已也爲傳者不達乎此而爲是紛紛之論亦可笑矣穀
梁傳曰月零正也秋大零非正也冬大零非正也月零
之爲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零之
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零者爲旱請也古之人重請
以爲非遜也嗚呼爲民之父母安視其急而曰毛澤未
盡人力未竭以行其區區之遜哉穀梁傳云定公元年九月大零零月零之
正也秋大零非正也冬大零非正也秋大零之爲非正
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零也零月零之正也
月之爲零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
矣是年不女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零之必
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零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
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遜也請道去遜
也則是舍其所以爲愚以爲凡書零者記旱也一月之
人也是以重之焉

旱故零書月一時之旱故零書時書零之例時月而不

日惟昭公之末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昭公之

雩非旱雩也公羊以爲又雩者聚衆以逐季氏

昭公二年

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

然則旱雩之

例亦可見矣傳例曰凡災異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

加日

公羊傳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何休注云日者一日之中也凡災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

月者時歷時者加自文爲異

又雩記旱也旱記災也故愚以此爲例

問魯作丘甲

先王之爲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爲不強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周之盛時其所以賦取於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勞而上不闕用及其衰也諸侯恣行其所以賦取於民者唯其所欲而刑罰隨之故其民至於窮而無告夫民之爲農而責之以工也是猶居

山者而責之以舟楫也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焉穀

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

甲非正也穀梁傳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作爲也丘爲

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斂以事

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

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爲古者四丘爲甸甸出長

穀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而魯使丘出之也杜預解云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

四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穀一乘戎馬四疋牛

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

出之譏重夫四丘而後爲甸魯雖重斂安至於四倍而

取之哉哀公用田賦左傳哀公十有二年春用田賦杜

預云直書之者以示改法重賦田二吾猶不足而夫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

者也且夫變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舍

中軍初稅畝作立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所由
變也而穀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類安得不辨其失而
歸之正哉故愚曰穀梁之說是

問魯猶三望

先儒論書猶之義可以已也

公羊云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云猶之爲言可以已

此愚以爲不然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
此者甚之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
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

此事書於春秋宣公

八年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閏月不告月猶

朝于廟不郊猶三望是也

文公六年經書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僖公三十一年經

書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宣公三年經書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文章之壞而莫或救之也故區

區焉掇其遺云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者潤其不告月而幸其猶朝于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而幸其猶三望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親之於周也故周魯之所行郊祀之禮而備言之焉耳春秋之書三望者皆爲不郊而書也或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或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穀梁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此說見穀梁傳且備公三十一年且夫魯雖不郊而猶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若曰可以已則是周之遺典絕矣或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何存焉公羊傳曰魯郊非禮也魯郊何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不譏夫子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

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

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春秋而譏魯郊

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于經而夫

子何譏焉故曰猶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范甯以

三望爲海岱淮公羊以爲泰山河海而杜預之說最備

曰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說宜可

用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

迪功郎新紹興府嵯縣主簿臣郎 曄

進論

此係應制科
時所上進卷

中庸論上

中庸論中

中庸論下

大臣論上

大臣論下

中庸論上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考其弊始於昔之儒者求爲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務爲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爲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爲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取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

相欺以爲高相習以爲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爲性命之說嗟夫子思者豈亦斯人之徒歟蓋嘗試論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遺書而不全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爲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以爲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其始論誠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終極而其卒乃始內之於中庸蓋以爲聖人之道略見於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之謂也樂之則自信故曰誠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明夫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爲主也若夫

賢人樂之者未至而知之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
則是知之者爲主也樂之者爲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
未嘗不行知之者爲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
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
者與樂之者是賢人聖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
由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爲學謹乎其始何則其所先入
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焉則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
之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惡
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孔子蓋
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萇洪之徒而後明於禮
樂

家語觀周篇云孔子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洪
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祭廟朝之度於是喟然嘆
曰吾乃今知周公之

聖與周之所以王也

五十而後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

者然其所先得於聖人者是樂之而已孔子厄於陳蔡
之間問於子路子貢二子不悅而子貢又欲少貶焉家語
在厄篇云楚昭王聘孔子路出于陳蔡陳大夫使兵
徒距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乃召子路而問焉子路
至作色而對又問子貢子貢曰夫子之道
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
是二子者非
不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於衛家語
解云子路仕衛為大夫遇蒯賈
與其子輒爭國子路遂死輒難
而不能不怛於陳蔡是
豈其知之罪邪故夫弟子之所為從孔子游者非專以
求聞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挾
其所有俵俵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
可與居安而未可與居憂患也夫惟憂患之至而後誠
明之辨乃可以見由此觀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中庸論中

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爲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爲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之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夫豈惟磬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強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逆而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

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箪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朋友妻妾之奉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爲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夫君子雖能樂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記曰君子
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之不
篤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終日
安行乎通塗夫雖欲不廢其可得邪記曰道之不行也
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爲過者之難歟
復之中者之難歟宜若過者之難也然天下有能過而
未有能中則是復之中者之難也記曰天下國家可均
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既不可過
又不可不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子曰執中爲近之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恊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
之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
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不極而會于極時中者有所不

中而歸于中吾見中庸之至於此而尤難也是故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歸於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爲時中而小人之所以爲無忌憚記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嗟夫道之難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竊其名聖人憂思恐懼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厭何則是道也固小人之所竊以自便者也君子見危則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於中庸見利則能辭勉而不辭以求合於中庸小人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爲惡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善斯可矣以古之人爲迂而以令世之所善爲足已矣則是不亦近似於中庸

邪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何則惡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難言也君子之欲從事乎此無循其迹而求其味則幾矣記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羊公傳定公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偃與士吉射者曷為若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遂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无君命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

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夫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威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孺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官官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益後漢

竇武傳靈帝時武秉政太傅陳蕃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威帝以來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遂與武定計誅之武奏收節等謀泄其黨王甫領兵千餘與武對陳武軍稍稍掃甫武走諸軍追

國之乃自殺秦首洛陽都亭何進傳獻帝時進錄尚書
事素知中官天下所疾陰規誅之袁紹又為臣策多召
四方猛將以脅太后思變張璠乃率帶侍段珪數十人
其謀顯泄中官懼而逃入坐省閣於是拔劍斬進於嘉德
殿前袁紹聞亂遂閉北宮門勅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
之或有無鬚而謀死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
者漢室亦自此立矣

元振之後天子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
亦惟宦官之為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
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唐史官官

李輔國用事及立代宗以定策功愈跋扈程元振與輔
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為代宗其後廢立多出於劉存亮
仇士良王守澄之徒而楊復恭至自稱定策國老門生
天子文宗始倚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而死宦官益橫
帝愈憤恥乃與李訓鄭注定計誅之因仇上良魚洪
志等往觀甘露欲伏兵殺之會風動幕開見執兵者士
良等因劫帝殺注而王涯賈餗之流皆死昭宗時韓
全誨與崔昌遐爭權昌遐乃召朱全忠入誅宦官韓全
誨等皆死又誅八百人於內侍省哀号之声聞于方其
路君側雖清而全忠勢遂張帝卒弑死唐室以亡

未去是纍然者夔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表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何竇黃去事敗聞孺身死功頽爲世所悲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亦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穀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

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迫

孫子軍爭篇大歸師勿遏
圍師必闕窮寇勿迫此用

法也

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

舟而遇風則吳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

孫子九地篇大
夫吳人與越人

相惡也當其同舟而遇
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

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
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
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愈戾而不可
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
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
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
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
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

如齊武諸軍多
降王甫之類若

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狙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

詩太阿按

昔漢高之士以天下屬平勃

高帝紀上疾呂右問曰陛下百

韓福傳云秦倒

歲後蕭相國既死難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父曰王
陵可然少文然安劉氏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
勃重厚少文可令為太尉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制
者必勤也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制
氏乃立兄子呂合產祿合子通四人為王且下詔廢少
帝後立常山王其餘趙
王如意之流皆被害
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
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為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
下危注意將二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安注意相天
則權不分權不分為杜撰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
驪太尉深相結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
樂飲太尉亦振如之兩人深相結
呂氏謀益壞卒誅呂氏立孝文使此二人者而不相
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
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下雖有變而
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

迪功郎新紹興府嵯縣主簿臣郎

擘

上進

進論

秦皇論

漢高論

魏武論

伊尹論

周公論

秦皇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
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
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
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罔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
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

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外降揖遜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

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
力而并諸侯自以為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
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
於便利而不耻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
示天下老子去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
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為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
為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
者無不為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
始有書契以科斗為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
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帝王世紀曰蒼頡取象鳥跡始作文字

源曰高陽作科斗書書斷曰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小篆者秦相李斯所作又云隸書者秦下邳人程

中軍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

善之用為書史以奏事項多蒙家難其後日以變革貴
成書乃用諱書為諱人佐書故曰諱其後日以變革貴
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策後漢蔡倫傳自古
簡其用練帛者謂之紙練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
造意用木膚麻頭及幣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上之
和帝善其能自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
能究奸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
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
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而後之君
子欲治天下而惟利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
悲夫

漢高帝論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為之說則用力寡矣人
惟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劫而

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喜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爲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爲利如此而爲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旣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叔孫通傳云十二年高帝欲以趙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意矣周昌傳云高帝欲廢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廷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上欣然而笑即罷

蓋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太息以爲

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蓋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爲君雖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爲高帝言之者歟國語晉獻公聽驪姬之讒皆出奔乃立奚齊獻公卒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而輔之里克又殺卓子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輕爲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爲天子惠帝爲臣絳灌之徒圍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爲王之利也如意之爲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高帝九年封如意爲越王王趙國其爲計不已踈乎或

曰呂后強悍高帝恐其為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
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
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
邪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
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而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
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留侯
上既見四人從太子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
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上自為楚歌戚夫人歎戲
涕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區區猶欲為趙王計使周
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為一強項之周昌足以抗呂
后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周昌傳云
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乃用趙堯計拜昌為趙相
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
太后怒召昌至罵曰爾不知我之怒戚氏乎而不遣
趙王昌既至復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鴆殺之古

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
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魏武帝論

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
而已矣此其爲智猶有所窮惟見天下之利而爲之惟
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
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
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
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
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
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
荀息知虢公必不能用宮之奇

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
請假道於虞以伐虢公

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且少長於君君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宮之奇曰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齊國語諫果不聽遂起師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齊國語將用之必不請管仲於魯威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知吾今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我之於羣臣故請之則子我矣威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請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曰寡君欲以親為戮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東縛管仲薛公知黥布必不出上策既畫三計上曰仲以子齊使薛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為廢上計而出下計是計將安出薛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為廢上計而出下計計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故出下計此三者皆危道也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故出下計此三者皆危道也上曰善及布出兵果如薛公揣之

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謂袁紹袁術董卓呂布也爭為強暴而孫權劉

先主傳云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輪重
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
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先主到夏口遣諸葛亮自結於孫
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曹公戰于赤壁大破
之焚其舟船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
曹公引歸

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孫子軍爭篇曰

擒三將軍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

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荆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時魏武新

破荆州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

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

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

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

舉知之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

爭為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伊尹論

三山林之奇解孟子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曰東坡伊尹論蓋本諸此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遜天下與遜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

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臯陶相遜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遜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

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闊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周公論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爲亦不得已而已矣若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爲之成王幼不能爲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

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記明堂位

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則是豈不可以已耶

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又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若曰

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

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也不稱則是廢也稱王

則是二王也而周公將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儒者之患患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為稱王

者史記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是以聖人為

後世之僭君急於為王者也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

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

海諸侯大臣相率而歸之然且辭以不德高紀五年追斬項羽楚地

海諸侯大臣相率而歸之然且辭以不德高紀五年追斬項羽楚地

悉定於是諸侯王韓信等請上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
高寡人將何處之哉諸侯王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
帝於是即皇帝曰諸侯王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
矣於是即皇帝曰諸侯王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
位於紀水之陽惟陳勝吳廣乃囂囂乎急於自王張耳
傳云陳涉至陳豪桀說涉為王涉以問而謂文王亦為
兩人皆以為不可聽不聽遂立為王而謂文王亦為
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
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既已柴望
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後其稱曰我文考文王克
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
况於文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註詩
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
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
則耕者遜畔行者避路入其邑男女異路頌白不提挈
入其朝士遜為大夫大君遜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
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遜以其所爭田
為間田而退又云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辭歸民初

生之道謂廣其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姬乎采芑歸

乎田成子

田敬仲元世家云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

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夫田常之時安知其

爲成子而稱之故凡以文王爲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

世之篡君而爲之藉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蔡

監商管蔡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智孟子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之

說則是周公未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

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

不得不誅也故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

大惡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武王之世也武王之

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

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五